

中庸精義

上

仁
1572
1

早稻田大學附屬圖書館
第一寄
經書
第 43 號
第 1 卷
此書館外不許帶出



門口七
孫 1572
卷 1-2

鶴鳴市川先生著
達齋市川先生校

中庸精義

三恕堂藏板



序

謙齋

寬政初載。

大府頻徵耆儒名師。諸藩嚮風。各
聘茂學懿文之士。我 先公最好
賢愛才。汲々吐握。當其時也。鶴鳴
先生既薜蔭摩。治浪華。以教育英
才為任。德業日隆。我先人義旭。素



尊信之。且以先生累葉為高嶠之
故家。薦之于公。公乃厚幣召之。
乃至。公甚敬重焉。擬以師禮。每
有大議。必就問焉。先生行中準繩。
言依典謨。故大夫士承其教者。皆
莫不矜式摹楷。先生學術精博。文
力雄健。家長乎經典。當其在藩也。

累年所撰著。盡皆成卷。經籍解凡
數萬言。又傍所指擿者。數十種。卓
然成一家言。自先生易簣。其書為
韞匱久矣。今嗣達齋先生克繼述
其業。披覽其遺書。乃將次第上梓。
以行于世。今以中庸精義為鳴矣。
嗟先生之德。施諸事功之日雖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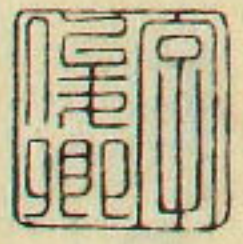
而著書立言。得以貽教于後世。則
先生之業。於是乎不朽矣。昔吾從
先人。屢承先生之教。德音在耳。景
慕不忘。乃今日見有此舉。豈不踴
躍哉。且夫寬政之盛。今日所鑒也。
吾又深欽我。先公用賢如先生
者。不勝追感。遂妄為之序。

天保十五年甲辰七月

官部義松撰

高崎老

深井資俊書



序
透槽

崛起流俗滔滔之中。極論前脩未發之蘊。是豈非振古豪傑之徒哉。蓋氣蓋一世。眼高四海。確然有所自得。然後能置窮達毀譽於度外。敢立一家之言。以待知己於千載。與彼汨沒名利。隨世風靡者。不同年而論也。古昔

三
物者有主。得此則足以濟世。其
文。其言。其行。其德。其功。其業。其
先。其後。其名。其聲。其光。其輝。其
氣。其志。其力。其心。其神。其妙。其
天。地。人。鬼。四時。五行。六氣。七情。八
風。九節。十脈。十一經。十二絡。十三
十五。十六。十七。十八。十九。二十。二十一。二十二。二十三。二十四。二十五。二十六。二十七。二十八。二十九。三十。三十一。三十二。三十三。三十四。三十五。三十六。三十七。三十八。三十九。四十。四十一。四十二。四十三。四十四。四十五。四十六。四十七。四十八。四十九。五十。五十一。五十二。五十三。五十四。五十五。五十六。五十七。五十八。五十九。六十。六十一。六十二。六十三。六十四。六十五。六十六。六十七。六十八。六十九。七十。七十一。七十二。七十三。七十四。七十五。七十六。七十七。七十八。七十九。八十。八十一。八十二。八十三。八十四。八十五。八十六。八十七。八十八。八十九。九十。九十一。九十二。九十三。九十四。九十五。九十六。九十七。九十八。九十九。一百。

尚乏其人。况於輓近乎。如吾鶴鳴先生。殆其人歟。先生家世事本藩。方其弱冠。選任劇局。僚寀拮据。苦日不給。而先生綽然有餘力。以殖其學。當時風習。率競脩辭。先生既有名于文。而不自憚焉。一朝憤發去鄉土。而遊四方。徧交名宿。枕經藉傳。夙夕孳孳。遂

有所獨得。乃自漢唐宋明諸家。以及史子之語。融會折衷。立其家說。所著經傳註解若干種。如斯書亦其一。博辯廣證。可以窺崖畧也。時值天寬之際。天下儒風一變。學者或改舊說。而先生特立不動。是以毀譽紛錯。而名聲亦因此大振。列侯以下執贄者。稍

稍日進。於是本藩備禮再招之。使臣民矜式焉。蓋其道將盛行。而溘焉即世。倘天假之遐齡。則其所大成為何如哉。順之生晚。雖不能薰其德。尚兄事其冢嗣達齋丈人。私泚焉者不為少。而予亡妻先生女孫。是以知其行實頗詳。顧予固陋。墨守洛閩之說。故

學術未必悉遵先生軌軌。然而景仰瞻望其才力志氣。不啻泰山矣。先生歿後。丈人與其弟仲瑤。克嗣箕裘。惜哉仲瑤早世。而丈人獨振起家聲。三子亦皆騁才名。先生餘澤。可謂遠矣。今也丈人將以先生著書。梓行于世。因徵予言。予喜附驥。不敢固辭。而述

陳言云。

天保十有五年歲在焉逢執徐季
秋月朔

高崎後學松田順之謹序

松前 瀨丘重臣 書



中庸精義卷上

日本 東都 市川匡子人 著

男 緹孟瑤 校

上篇

舊本通為一篇。未分上下。深觀體裁。自首章至
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章。總叙中庸之綱領。實
為經體。而哀公問政以下。則其緯者也。故今定
為上篇。

天命之謂性。率性之謂道。脩道之謂教。

命。猶令也。付畀之義也。性者。生質也。天命之性。主

知仁勇而言。是乃天之所付畀於人。而人皆有之。故曰天命之謂性。孔子以知仁勇為天下之達德。則子思所謂性。亦指此可知。率。循也。猶循途循轍之意。言循此而行。則不差誤也。率性之道。主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之交而言。即天下之達道也。知仁勇為立誠之資。而資於固有之知以好學。資於固有之仁以力行。資於固有之勇以知耻。是自困學以上所能及也。夫能若是。則德成而誠。此之謂循性。君子循性。則動靜語默不離於道。故曰率性之謂道。脩。謂治而加其美也。脩道之教。謂脩禮

義之行而使可則。即動而世為天下道。行而世為天下法。言而世為天下則是也。故曰脩道之謂教。子思本欲明學問之綱要。故據孔子達德達道之語。而首立三言。以括一篇之大意。若曰學問之道。本諸天性。人之脩道。所以循性也。人之循性。所以事天也。是故君子不可不學云爾。道也者。不可須臾離也。可離非道也。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。恐懼乎其所不聞。莫見乎隱。莫顯乎微。故君子慎其獨也。

此一節承上文率性之謂道。而申君子自脩之方

也。戒慎恐懼二句。猶記所謂聞於無聲。見於無形之意。以喻其用心周密不敢放縱也。若曰人之所以能相群相和而立於世者。以有斯道也。苟自非獨立於五倫之外。與鳥獸共群者。雖欲須臾離而不可得也。若其可離。則非達道也。故君子語默動靜。不離乎禮義。而又不唯其接人之際為然。至於無聲無形之地。亦無所不用戒懼之功也。隱。謂隱私之事。微。謂微小之事。獨者。不對人之辭。指隱微之事而言。慎之者。謂用心周密不敢忽之也。隱者必見。微者必顯。此言必然之理。以明畏敬脩省之

義耳。慎獨即戒懼。非二事也。大學亦云。誠於中。形於外。故君子必慎其獨。皆言入德之要也。

喜怒哀樂之未發。謂之中。發而皆中節。謂之和。中也者。天下之大本也。和也者。天下之達道也。致中和。天地位焉。萬物育焉。

中和之理。是為中庸之蘊。故推諸性情。而發明其義也。亦為次章以下言中庸起本。喜怒哀樂。亦性之德也。天下莫有無喜怒哀樂之人。猶知仁勇之為達德也。喜怒哀樂之未發者。以其事未至之時而言。其事未至。而喜怒哀樂者。未之有也。若其事

未至。而喜怒哀樂者。心疾之人而已矣。故其事未至。則喜怒哀樂亦未發。渾渾淪淪。無所偏倚。故謂之中。性之正也。及其事之至也。喜怒哀樂各以類應。而皆得其當。無所乖戾。故謂之和。情之正也。是知中者天地之皇極。和者天地之生成。其在人也。中為大本。和為達道。天下之衆善。會歸於中。故曰大本。天下之萬事。成濟於和。故曰達道。而堯舜之制作禮樂。化成天下。亦唯有見乎中和之理。以取法而已。君子而不察中和之理。何以擇乎中庸哉。致推而極之也。致中和者。君子脩己以安百姓之

事。即中庸之極功也。高氏拱曰。若能以是中和推而極之。自行己之間。以至於應物之際。以施政教。以興禮樂。以御於家邦。以推之四海。以範圍天地。以曲成萬物。無往而非中和之運用。則地平天成。六府三事允治。百姓泰和。暨鳥獸魚鼈咸若。是謂天地位焉。萬物育焉。蓋實理實事實言。非感應之說也。

右第一章。凡三節。首揭性道教之三言。是為一篇之綱領。而次言君子修身以道之義。終言君子脩道以仁之義。即尊德性而道問學。極高明

而道中庸之事也。或問。子思說中和。孟子說四端。而孔子則唯說相近。未嘗言性之善惡。後儒多祖孟子。以仁義禮智信為性。其辨謂何。曰。古之聖賢言性。有樸天言焉。有文言焉。要其歸趣。亦可謂百慮而一致已。請嘗試言之。子曰。人之生也直。又曰。知仁勇三者。天下之達德也。可見聖人語性。而以善言之。豈得謂聖人不言性之善惡哉。他如左傳曰。民受天地之中以生。易曰。一陰一陽之謂道。繼之者善。成之者性。禮運曰。人者其天地之德。陰

陽之交。鬼神之會。五行之秀氣也。子思說中和。孟子道性善。又說四端。列子曰。冲和氣者為人。並而觀之。其義甚明。凡曰直。曰中。曰善。曰中和。是就其天德之分。而樸言者也。若知仁勇。則聖人有見乎天明地德。而以為性之表德。使人資此以立誠。是文言者也。孟子仁義禮智之性。亦文言者也。然孟子則唯以四者為道之表榜。而遂推本諸性。故以四端言之。非若聖人立知仁勇之有深義也。漢儒誤解孟子。域性以五德五行。而宋儒從之。尚復創立天理氣質中偏清濁

種種之目。其意若曰性中止有五德。五德為根株。其餘為枝葉。詎僻譎迂。孰大於是。夫孝弟仁義。百行萬善。何物而非天德之分。五德豈可以域性哉。唯董仲舒質樸之謂性。可謂要言不煩已。因憶靈樞本命篇曰。天之在我者德也。地之在我者氣也。德流氣薄而生者也。言天地之德氣二者。相逼迫搏合而生人也。茲說尤得古意。後儒乃不曰德而曰理。又岐其搏合之德氣而二之。豈不左乎。又問荀之性惡。楊之善惡混。韓之有三品。蘓之無善惡。謂何。曰。皆俗見焉耳。

或問存養之說。曰。五倫十品。道之體質。而人之心性也。禮者節文此者也。樂者歌舞此者也。君子以禮存此心。以樂養此性。達之天下。則天地之位焉。萬物育焉。仁之至。義之盡也。誓之古訓。不其然乎。若夫舍禮樂而語存養。離綱常而說序和者。後世之學也。豈謂之思孟所傳哉。蓋其德未成。則存養之功亦未至焉。德成而誠。則存養之功亦愈至焉。觀於曾子之戰兢。九三之夕惕。可見矣。動容周旋。皆不離乎道。唯聖人然。省察安可廢也。然吾所謂省察者。非曰既戒懼於一

念未發之際。又察之於念念之發也。人豈無良心哉。惡血氣之為累。孰若擇善固執哉。後世之學。雖其徒亦不能遵行。可謂紙上空論矣。

仲尼曰。君子中庸。小人反中庸。君子之中庸也。君子而時中。小人之中庸也。小人而無忌憚也。

此始引孔子之語。以明名篇之義。而其稱仲尼者。所以明下文所引子曰者。即為孔子之語也。中者。至善之地。而道德之樞紐也。庸之言。備也。為人之所可為。勉人之所可勉。謂之庸。連言而曰中庸。則為德行之名。故動靜語默。不相戾於德義之經。是

之謂中庸。故中庸者。德行之名也。即以為道之名亦可。君子中庸。小人反之。言唯君子為能中庸。小人則不能也。君子之中庸也。以下釋上二句也。言君子小人各擇乎中庸。而君子之中庸。是乃誠然君子。而隨時處中。變動適宜。豈非學脩之功乎。小人之中庸。是乃誠然小人。而任意妄行。無所忌憚。故曰反之。所以不合於德義之經也。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。然加反字。則上二句為剩語。當從鄭本無反字為是。

右第二章。中庸者。君子之所以弘道也。此章兩

舉君子小人之中庸者。為次章以下散而言之。張本自此以下。子思類聚夫子之語。以立言而達意。是乃古人脩辭立誠之方。又謂之屬辭比事。抑屬辭比事。何唯春秋而已乎。但讀者當察意義之斷續。以分別各章。而勿拘於多少子曰。字。則大賢立言之旨。愈益雋永。若遇一子曰。輒裂為一章。而不顧語脉何如。則是使大賢屬辭之文。大減精彩也。此是吾門讀書一口訣。凡讀論語及此篇者。宜致思焉。

子曰。中庸其至矣乎。民鮮能久矣。

其至矣乎者。贊之之辭。五倫十品。各不失其道。假若為人君止於仁。為人臣止於敬。為人子止於孝。為人父止於慈。與國人交止於信。則天下能事畢矣。是中庸之所以為至善也。鮮者。少其人也。言世衰道微。人倫不明於上。小民不親於下。故鮮能之者。今已久矣。

子曰。道之不行也。我知之矣。知者過之。愚者不及也。道之不明也。我知之矣。賢者過之。不肖者不及也。知愚以生稟言。賢不肖。以才能言。過與不及。其迹雖殊。而其失中正則一也。故論語曰。過猶不及也。

此為中行之人難得而發焉。人莫不飲食也。鮮能知味也。子曰。道其不行矣夫。

此皆孔子之言。子思插入子曰於中間。而語意彌更明暢。論語多此例。可互證已。蓋言人之於道。猶口之於味也。思則得之。不思則不得。凡離於道者。坐不省察故也。道之不行。不明於天下。亦職此之由。豈唯為世教之衰哉。又豈才之罪哉。

右第三章。凡三節。首言世教衰。民不興行。次言中行之難得。末言道不離人。人自不察。子思類聚孔子之語。以勉世也厚矣。

子曰。舜其大知也。與。舜好問。而好察。邇言。隱惡而揚善。執其兩端。用其中於民。其斯以為舜乎。

此擇中庸之法也。舜之擇善。不自用其智。而唯人之智是用。所以為大智也。邇言者。切近之言。凡言之有益於躬者皆是也。尤好切近之言。而加省察焉。則其不徒好多聞可知矣。不以其人之惡。沒其言之可。亦不以其言之不可。傷其人之善。必隱匿人之惡。而宣揚人之善。其好善之誠。又如此。則人孰不樂告以善哉。但群言雖善。亦或未免大過不及。故執其兩端而折之。必用其中正者以為治。則

是擇之審。而無失乎偏也。學者之擇中庸。但當若大舜之為。故孔子云爾。

子曰。人皆曰予知。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。而莫之知辟也。人皆曰予知。擇乎中庸。而不能期月守也。上節既言聖智。而此又言小人之不智。以警人也。人皆曰予知。與詩之具曰予聖。文意並同。罟。網也。獲。機檻也。陷阱。坑坎也。皆所以擒取禽獸也。辟。避通。期月。匝一月也。人莫不自負其智。然以其嗜欲為餌。而誘之。則可使蹈禍機。譬若驅禽獸而擒取之。言甚易也。宜乎雖擇中庸。而不能期月守也。

子曰。回之為人也。擇乎中庸。得一善。則拳拳服膺。而弗失之矣。

此守中庸之法也。假若多聞闕疑。慎言其餘。則寡。充。多見闕殆。慎行其餘。則寡悔。是之謂擇乎中庸。一善。即一善言。一善行。拳拳。奉持之貌。服。猶著也。膺。胸也。奉持而著之。心胸之間。言能守也。學者之守中庸。但當若顏子之為。故孔子云爾。

子曰。天下國家可均也。爵祿可辭也。白刃可蹈也。中庸不可能也。

均。天下國家者。制財賦之事。才者能之。辭爵祿者。

廉介者能之。蹈白刃者勇者能之。三者天下之難事也。然一時之為而已矣。若中庸則君子終身之為。而又不可少間休廢者也。苟一息之存。安得不勉乎。一時之為似難而易。終身之為似易而難。況於位天地育萬物乎。故曰不可能也。此承上節。以起下節。而白刃可蹈一句。於子路問強尤為親切。子路問強。子曰。南方之強與。北方之強與。抑而強與。寬柔以教。不報無道。南方之強也。君子居之。衽金革。死而不厭。北方之強也。而強者居之。

強亦勇也。知是學問之資。仁是力行之資。勇是知

仁之輔也。故此承舜之大知。回之力行。而論君子之勇。以勉學者爾。抑反語辭。而汝也。徂徠解。南方之強。北方之強。蓋古有是語也。汝之強。即北方之強。而此別言之者。誨子路之辭也。北方之地。風氣剛強。近於戎狄。士多尚勇。故古來稱強者。以北方為貴。中國先王文教所在。其所以為強者。殊乎北方。而自北方視之。故以中國為南方也。朱註。寬柔以教。謂含容巽順。以誨人之不及也。不報無道。謂橫逆之來。直受之而不報也。衽。席也。金。戈兵之屬。革。甲冑之屬。徂徠解。而強者。即上文抑而強也。君

中庸精義 卷之四 三刻堂藏本
子上無而字。強者上有而字。可見北方之強。即子路之強矣。且子路之瑟。有北鄙殺伐之聲。見家語。可併證已。

故君子和而不流。強哉矯。中立而不倚。強哉矯。國有道。不變塞焉。強哉矯。國無道。至死不變。強哉矯。

朱註。矯。強貌。詩曰。矯矯虎臣。是也。徂。徠解。此所謂南方之強也。南方之強。有似柔弱。故孔子四言強哉矯。以贊其為強也。能有和順之德。而不肯為合汚同流之事。以中行自立。而不有所倚賴也。有所倚賴者。皆於己無自立之力也。匡按。變。謂詭常。即

索隱行怪之類是也。下文變字同詁。國有道。則不詭常。以塞其道。言達其道也。國無道。則以死守節。而亦不詭常也。曰不流。曰中立。曰不倚。曰不變。皆况其中正之行云爾。

右第四章。凡五節。朱註。蓋此篇大旨。以知仁勇三達德為入道之門。故於篇首。即以大舜顏淵子路之事明之。舜。知也。顏淵。仁也。子路。勇也。三者廢其一。則無以造道而成德矣。

子曰。素隱行怪。後世有述焉。吾弗為之矣。君子遵道而行。

而朱註素按漢書當作索蓋字之誤也索隱行怪言
 子深求隱僻之理而過為詭異之行也徂徠解述者
 述作之述言後世必有推廣其說以傳之者也蓋
 孔子之時老莊之學既有其漸故孔子云爾匡按
 君子遵道而行孔子之志如此所以弗為索隱行
 怪之事也

半途而廢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

半途而廢與中道而廢辭義迥異君子依乎中庸
 故力不足則中道而廢終不離道也索隱行怪之
 屬則異於是其初雖聞堯舜之道然半途而廢終

與道相背而已已止也聖人至誠無息自有所不
 能止也

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君子之道費而隱
 索隱行怪之屬果於遯世而自遺悔吝之患故孔
 子發之遯世无悶又見文言盛德之事也而非賢
 人以下之所可能者故曰唯聖者能之徂徠解費
 拂同言必有所違拂而後隱是君子常道也無故
 而遯世豈君子之道哉

右第五章凡三節蓋非一時之言子思錯而綜
 之耳君子遵道而行中庸之義訓也君子依乎

中庸言親義別序信。一不可廢也。君子之道費而隱。言鳥獸不可與同群也。富哉言乎。讀者宜玩味焉。輯孔子之語。以成篇章者。止于此矣。

夫婦之愚。可以與知焉。及其至也。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。夫婦之不肖。可以能行焉。及其至也。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。

夫婦猶言匹夫匹婦也。中庸之學。有卑近者。有高遠者。而道不遠人。故若其卑近者。則雖至愚不肖之人。亦皆可以與知能行焉。世間有孝子。友弟。義奴。節婦。旌其鄉閭者。是其證矣。及其至也者。謂高

遠者也。至於致中和成位育。則雖聖人亦有所不知不能焉。如博施濟衆。脩己以安百姓。雖堯舜之至誠。猶在所病。觀於此。則可見矣。

天地之大也。人猶有所憾。故君子語大。天下莫能載焉。語小。天下莫能破焉。

貧富貴賤吉凶壽夭。寔命不同。是人之所憾也。夫覆載之德。至誠無息。而人猶有所憾。况以斯道而校億兆之心。保其無憾乎。吁亦難矣。君子之所以勉學慎獨者。欲使民無怨咨也。語大。謂致廣大。語小。謂盡精微。天下莫能載能破者。謂其功驗而已。

是學問思辨之事也。

詩云。鳶飛戾天。魚躍于淵。言其上下察也。君子之道。造端乎夫婦。及其至也。察乎天地。

詩。大雅旱麓之篇。戾。至也。察。著也。子思斷章取義。曰。仰而視鳶之所戾。則天之高明可知。俯而觀魚之所躍。則地之博厚可知。天地之德。上下昭著如此。君子法之。是以其德博厚高明也。造。始之也。端。事之本始也。夫婦。即匹夫匹婦也。言君子脩為之序。自至愚不肖之可與知能行者始也。及其至也者。謂博厚配地。高明配天也。察乎天地。謂其德昭

著。極乎天蟠乎地也。

右第六章。子思言此以廣首章道不可離之意。其也。宋儒費隱之說。是其家學。而孔門之教所無言也。不唯於文義失之而已。徂徠辨之。是矣。子曰。道不遠人。人之為道而遠人。不可以為道。此言脩道立教之要也。不遠人者。謂天下之達道必合於人心也。若脩道而不合於人心。豈可以為道哉。

詩云。伐柯伐柯。其則不遠。執柯以伐柯。睨而視之。猶以為遠。故君子以人治人。改而止。

詩。豳風伐柯之篇。柯。斧柄。則法也。睨。邪視也。言人執柯伐木。以為柯者。彼柯長短之法。在此柯耳。不太近乎。而猶有彼此之別。故伐者猶以為遠。而睨視之也。若君子之待人。則以其人治其人而已。以其人之所及知。責其所知。以其人之所能行。責其所行。是其法在人。而不在我。豈有彼此遠近之可言乎。蓋君子之脩道也。責已太嚴。待人特寬。所以其人能改則止。而不復厚望也。而門人於此。忠恕違道不遠。施諸已而不願。亦勿施於人。誠人之謂忠。推已及人之謂恕。二者。接人之大用。

也。違。去也。施諸已而不願。亦勿施於人。乃忠恕之禁戒也。人心不相遠。已之所不願。則人亦不願可知矣。若施於人。以其所不願。非忠恕也。故戒之。君子之道四。丘未能一焉。所求乎子。以事父。未能也。所求乎臣。以事君。未能也。所求乎弟。以事兄。未能也。所求乎朋友。先施之。未能也。

君子之道四。謂孝弟忠信也。丘未能一焉者。即雖聖人有所不能也。凡已之所求於人。反之以自責。是乃忠恕之事。而未能一焉。則可見忠恕之不易。而亦不可不務焉。今夫已之所求於人。反之以自

責。而未能一焉。則其不可有以求於人。亦可見矣。故君子推人之所求。而以此自責己。則不求於人。是忠恕之所以違道不遠也。荀子曰。君子有三恕。有君不能事。有臣而求其使。非恕也。有親不能報。有子而求其孝。非恕也。有兄不能敬。有弟而求其聽令。非恕也。士明於此三恕。則可以端身矣。庸德之行。庸言之謹。有所不足。不敢不勉。有餘不敢盡。言顧行。行顧言。君子胡不慥慥爾。

庸德。中庸之德。庸言。中庸之言。皆孝弟忠信之事也。行顧言而勉其不足。言顧行而謹其有餘。唯恐

言行不相副。是乃戒慎恐懼。正己而不求於人之事。慥慥。守實貌。

右第七章。忠恕違道不遠。曾子亦曰。夫子之道。忠恕而已矣。其旨一也。學者雖志於道。苟不藉忠恕之力。不可一步進退。忠恕之用。大矣哉。朱註。凡己之所以責人者。皆道之所當然也。其義未允。大抵父而責其子之孝。君而責其臣之忠。兄而責其弟之順。朋友而相責先施。豈非望無涯之報於人耶。故曰丘未能一焉。又曰正己而不求於人。則無怨。安得謂道之所當然也。

君子素其位而行。不願乎其外。

此綱也。素。僚同。鄭註。嚮也。朱註。猶見在也。行者。庸德之行也。不願乎其外。謂志在德義。而不顧其他也。

素富貴。行乎富貴。素貧賤。行乎貧賤。素夷狄。行乎夷狄。素患難。行乎患難。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。

此目也。言在富貴。則行庸德於富貴。在貧賤。則行庸德於貧賤。夷狄患難皆然。是所謂素其位而行也。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。言不離於道也。

在上位不陵下。在下位不援上。正己而不求於人。則

無怨。上不怨天。下不尤人。

無怨。謂已無所怨望也。孟子曰。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。庶民去之。君子存之。君子之學。所以存之也。存之。所以事天也。此一節。即是存之而事天之事。而所謂不願乎其外也。

故君子居易以俟命。小人行險以徼幸。

易。平地也。居易。謂素位而行。不願乎外也。第十章曰。大德必得其位。必得其祿。必得其名。必得其壽。又曰。大德者必受命。俟命者。待是命也。孟子亦云。夭壽不貳。脩身以俟之。所以立命也。險。以况凡邪。

僻之行也。徼掠取也。幸謂所不當得而得者。

子曰射有似乎君子。失諸正鵠。反求諸其身。

畫布曰正。棲皮曰鵠。皆侯之中。射之的也。失諸正鵠者。行有不得者之况也。反求諸其身者。正已而不怨尤之况也。子思引此。以結上文居易俟命之意。孟子曰。愛人不親。反其仁。治人不治。反其智。禮人不答。反其敬。行有不得者。皆反求諸已。其身正而天下歸之。詩云。永言配命。自求多福。此為在上者而發。又曰。士窮不失義。達不離道。窮不失義。故士得已焉。達不離道。故民不失望焉。古之人得志。

澤加於民。不得志。脩身見於世。窮則獨善其身。達則兼善天下。此為在下者而言。孔子正鵠之喻。達于上下。而孟子兩次之說。發揮甚詳矣。

右第八章。子思之言也。凡章首無子曰字者。倣此。此章即論語不怨天。不尤人。下學而上達。知我者其天乎之意。蓋中庸極致也。

君子之道。辟如行遠。必自邇。辟如登高。必自卑。辟。譬同。君子之道。謂中庸之行也。德有大小之差。孝弟忠信。仁義恭讓。皆然。卑近之地。以小者言。即造端乎夫婦是也。高遠之地。以大者言。即博厚高

明悠久是也。君子之道積小成大。循序而進。以卑
 近為德之本始。以高遠為德之極致。眾人止於本
 始。君子期乎極致。即下學而上達之意。若夫外人
 倫。而別說高妙者。是異端之學。而非聖人之教也。
 詩曰。妻子好合。如鼓瑟琴。兄弟既翕。和樂且耽。宜爾
 室家。樂爾妻帑。子曰。父母其順矣乎。

詩。小雅棠棣之篇。好合。謂相好而不忤也。如鼓瑟
 琴。和也。翕。亦合也。耽。湛同。樂之甚也。室家。家人也。
 帑。子孫也。此詩特言其和於妻子。宜於兄弟。而不
 言父母底豫。孔子乃發之曰。人能治家如此。則父

母其安樂之矣。故子思引此。以證微之顯耳。

子曰。鬼神之為德。其盛矣乎。視之而弗見。聽之而弗
 聞。體物而不可遺。使天下之人。齊明盛服。以承祭祀。
 洋洋乎。如在其上。如在其左右。詩曰。神之格思。不可
 度思。矧可射思。

鬼神之為德。其盛矣乎者。贊歎其功效之辭也。與
 中庸之為德。其至矣乎同。體物。謂不離於物也。物
 者。兩間一切事件也。鬼神無形無聲。然生長收藏。
 莫非道也。雪霜風雨。莫非教也。故曰體物而不可
 遺。言不得遺棄也。齊。齋同。明。潔也。洗心潔身。交神

明之道也。洋洋流動充滿之意。能使人畏敬奉承。如見其形。如聞其聲。亦其體物而不可遺之驗也。詩大雅抑之篇。格來也。矧况也。射厭也。思語助辭。矧可射者。言不能厭怠而不敬也。孔子嘗言鬼神之盛德。而子思引此。以證誠之不可揜耳。夫微之顯。誠之不可揜。如此夫。

此子思之言。以結上兩節也。妻子好合。兄弟和樂。可見其家別有一段和氣。而固能順乎親矣。一段和氣。微也不言。父母底豫。而他人有以知其存顯也。鬼神之盛德。是誠之不可揜也。誠者。有物凝結

於中之名也。詳見下篇。君子苟即此兩節。而知微之顯。知誠之不可揜。恐懼脩省。則可以入德矣。及其至也。不見而章。不動而變。無為而成。亦可謂至誠如神矣。故子思言此。以申明行高遠必自卑近之意。為次章言聖人之德起本。

右第九章。凡二節。廣首章慎獨之義。而始言誠。君子自卑近而行高遠。必以慎獨為其道。讀此章。則其義益可見矣。註家多謂前節言治家之道。後節言陰陽合散之理。大戾於子思之旨。不可從矣。鬼神。天神地祇人鬼也。而總之則謂之

天。前儒曰。鬼神。天地之功用。而造化之迹也。二氣之良能也。非矣。天地之功用。即鬼神之功用也。鬼神之功用。即天地之功用也。豈可以天地為體。以鬼神為用哉。造化是鬼神之道。二氣是鬼神之氣。又豈可以造化二氣為體。鬼神為用哉。本末顛倒。何其謬也。他如以陰陽屈伸之理為鬼神解。亦可謂無用之辨也已。

子曰。舜其大孝也。與。德為聖人。尊為天子。富有四海之內。宗廟饗之。子孫保之。

孝者。中庸之首也。德為聖人。以下五事。是孝道之

至大者也。故以大孝稱之。聖人者。君子之極致也。其德可以王天下者。謂之聖人。其德可以長國家者。謂之君子。是其差也。德為聖人。尊為天子。言德位相副也。朱註。子孫。謂虞思陳胡公之屬。故大德必得其位。必得其祿。必得其名。必得其壽。位者。長人安民之位。公卿大夫皆是也。祿。福祿也。詩云。愷悌君子。干祿愷悌。子張學干祿。孟子曰。有天爵者。有人爵者。仁義忠信。樂善不倦。此天爵也。公卿大夫。此人爵也。古之人脩其天爵。而人爵從之。可互推已得名。謂善名不朽。如有德善功烈。勲

勞慶賞。聲名列於天下。而或載之祀典。或銘之祭器。是也。得壽。謂如舜年百有十歲。故天之生物。必因其材而篤焉。故栽者培之。傾者覆之。材。質也。篤。厚也。栽。植也。培。滋也。覆。蓋也。謂蔓衍於地上也。仁齋曰。栽者。謂草木。傾者。蓋謂蔓草之類。培之覆之。皆謂其發榮條達之意。言天之因其材而篤之如此。詩曰。嘉樂君子。憲憲令德。宜民宜人。受祿于天。保佑命之。自天申之。

詩。大雅假樂之篇。嘉。善也。憲。顯通。申。重也。自天申之。謂重得位祿名壽也。故大德者必受命。

受命。謂天降大任也。如舜發於畎畝之中。傳說舉於版築之間。膠鬲舉於魚鹽之中。管夷吾舉於士。孫叔敖舉於海。百里奚舉於市。是受命而得志者也。

右第十章。舉舜之大孝。以言天道福善之義。舊說。受命者。受天命為天子也。此蓋周末方士作讖緯者相傳之說。而適足以開小人覬覦之心。

僭妄不經莫大焉。以考亭之宏博。猶不能辨正。况散焉者乎。夫中庸之學。以恭敬為第一義。乃師而期學者。以至尊之位。學者而志於至尊之位。皆非禮也。故受命者。謂其為公卿大夫可知矣。或為侯家之相。或為王室之輔。此之謂受命。孟子曰。莫之為而為者。天也。莫之致而至者。命也。匹夫而有天下者。德必若舜禹。而又有天子薦之者。故仲尼不有天下。繼世而有天下。天之所廢。必若桀紂者也。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。尤為明確。學者審諸。

子曰。無憂者。其惟文王乎。以王季為父。以武王為子。父作之。子述之。

作。艸創也。述。增廣也。王季行仁政。以安國人。是作之也。武王平治天下。是述之也。善繼善述。孝道之要也。故孝子之心。得之則悅。不得則憂。唯文王有父如此。有子如此。故獨以無憂稱之。將言武王之繼述。故先言文王之事。而一章主意在武王。

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。壹戎衣而有天下。身不失天下之顯名。尊為天子。富有四海之內。宗廟饗之。子孫保之。

纘。繼也。大王。王季之父也。緒。業也。大王。王季。文王。是追王所及。故特言纘其緒云爾。壹戎衣。鄭註。戎。兵也。衣。殷通。齊方言也。言以兵伐殷。按武王之事。他人為之。必蒙亂賊之名。唯武王應天順民。所以人與之名。而曰聖人也。是為不失天下之顯名。故特以此稱之。舜德為聖人。尊為天子。武王不失顯名。尊為天子。其迹雖殊。而至受大命則一也。此言武王繼述之事。

武王末受命。周公成文武之德。追王大王。王季。上祀先公。以天子之禮。斯禮也。達乎諸侯。大夫。及士。庶人。父為大夫。子為士。葬以大夫。祭以士。父為士。子為大夫。葬以士。祭以大夫。期之喪。達乎大夫。三年之喪。達乎天子。父母之喪。無貴賤一也。

末。猶老也。武王末年為天子。不遑及制作。故至周公。乃制作禮樂。以成文王武王之德也。大傳曰。牧之野。武王之大事也。既事而退。柴於上帝。祈於社。設奠於牧室。遂率天下諸侯。執豆籩。逡奔走。追王大王。亶父。王季。歷文王。昌。不以卑臨尊也。此不言追王文王者。武王既追王矣。其及大王者。蓋大王以上微矣。大王避狄去邠。之岐山之下。居焉。民從。

之如歸市。而後周家始起。且周公制禮。在成王世。大王是成王高祖。而其廟未毀。豈得不追王哉。大王以上。則親盡而又微矣。故唯祀先公以天子之禮。而不追王耳。禮固當然。遂達之乎天下。使葬用死者之爵。祭用生者之祿。喪服自期以下。諸侯絕大夫降。三年之喪。適孫為祖。及為長子。為妻。雖天子有降。而無絕也。父母之喪。上下同之。此言周公繼述之事。

右第十一章。舉武王周公之達孝。以言天道福善之義。舊說追王及大王者。王迹所基也。非矣。

大王脩德。以崛起于岐下而已。偽書云。大王肇基王迹。不足據也。實維大王。實始翦商。蓋詩人誇大之辭。信斯言也。則大王非畏天之人久矣。此不可不辨。

子曰。武王周公。其達孝矣乎。

武王周公。推其繼述之心。以定喪祭之禮。達乎天下。亦使人循此而行。不失其繼述之心。是達孝道於天下也。故以達孝稱之。

夫孝者。善繼人之志。善述人之事者也。

繼承長之也。人指先人。此孝道之綱要。而武王周

公之所以為達孝也。

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。

春秋猶言歲時也。脩謂掃撲也。宗器先世所藏之

重器也。裳衣先祖之遺衣服。祭則設之以授尸也。

時食四時食也。自此已下言周公所制王者祭祀

之禮。

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。序爵所以辨貴賤也。序事

所以辨賢也。旅酬下為上所以逮賤也。燕毛所以序

齒也。

朱註宗廟之次左為昭右為穆而子孫亦以為序。

有事於大廟則子姓兄弟群昭群穆咸在而不失

其倫焉。爵公侯卿大夫也。事宗祝有司之職事也。

旅衆也。酬導飲也。旅酬之禮賓弟子兄弟之子各

舉觶於其長而衆相酬蓋宗廟之中以有事為榮。

故逮及賤者使亦得以申其敬也。燕毛祭畢而燕

則以毛髮之色別長幼為坐次也。齒年數也。

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

事生事亾如事存孝之至也。

朱註踐猶履也。其指先王也。所尊所親先王之祖

考子孫臣庶也。始死謂之死既葬則曰反而亡焉。

皆指先王也。此結上文兩節。皆繼志述事之意也。郊社之禮。所以事上帝也。宗廟之禮。所以祀乎其先也。明乎郊社之禮。禘嘗之義。治國其如示諸掌乎。郊祀天。社祭地。不言后土者。省文也。大傳曰。禮不王不禘。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。以其祖配之。祭法曰。周人禘嚳而郊后稷。以周人言之。則其祖謂后稷。其祖之所自出。謂帝嚳。祭帝嚳於大廟。而以后稷配之。是之謂禘。嘗。秋祭也。四時皆祭。而禘必於春。故特舉禘嘗耳。祭統曰。莫重於禘嘗。亦同意。事上帝。所以報本也。報本。仁也。祀乎其先。追孝也。上

仁莫不仁也。上孝莫不孝也。苟明辨此義。則治國之道。因可見矣。朱註。禮必有義。對舉之。互文也。示與視同。視諸掌。言易見也。此與論語文意大同小異。記有詳畧耳。

右第十二章。上篇始於戒懼。終於治國。中庸之紀綱備矣。是知子思所謂道者。君子脩己治人之道。而非絕物高世之道也。子思所謂學者。君子脩己治民之學。而非靜坐澄心之學也。故講學而不知推本君道。持身而無意為民父母者。可謂小人儒矣。陳三山以脩其祖廟以下。為漢

儒雜記。而仁齋主張其說。以鬼神之為德以下。為他書之脫簡。是不達子思之旨。而妄生疑難者已。殊不知大孝即是舜之中庸。達孝即是武王周公之中庸。而其為人倫之至則一也。蓋子思欲明聖人之中庸。示學者以穀率。故引孔子之言。以終上篇爾。豈謂於中庸之義無干涉哉。

中庸精義卷上終

